

「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 「世界文學」： 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台灣文學的 跨文學框架

邱貴芬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在 1990 年代大致確立。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衝擊之下，避免台灣文學在國際學術場域的孤立，開發國家文學之外的跨文學理論框架，乃重要課題。在台灣文學研究場域裡，「世界華文文學」(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堪稱 21 世紀新興的三個重要的跨文學研究框架，各有關切的重點議題，也提供了研究台灣文學的新理論框架。本論文試圖梳理這幾個研究框架的興起背景、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並透過詩人楊牧測試此三個理論的實際運用情形，以探討此三個理論的貢獻與局限之處。楊牧創作以跨文學特色聞名，被視為華文文學創作的佼佼者，同時也是台灣詩人的代表，應該最能示範這三種跨文學理論。然而，理論實際運用卻透露了理論與實踐的落差。其中隱含的理論課題值得深究。就「世界華文文學」理論而言，無論是採用中國大陸學者主張的「共同詩學」

或是「華人文化詩學」，都無法妥善處理楊牧傳承西方文學和植根台灣本土的「有根的世界感」(rooted cosmopolitanism)，這意味「世界華文文學」理論必須在「共同的中華性」和「離散華人」的核心概念之外，更細膩挖掘「華文」的在地實踐。就「華語語系文學」理論而言，楊牧主張以精準優美的漢字創作，調度中國文學傳統資源的台灣文學創作觀，與「華語語系」對於台灣文學與漢文、漢文化的關係的詮釋背道而馳，提示我們重新思考漢文書寫對台灣文學創作的深層意涵。就「世界文學」而言，楊牧示範了「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如何在「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所關注的身分認同政治之外，開拓台灣文學的研究議題，以及與非漢文文學社群連結的空間。除了釐清三種理論的異同和核心概念之外，楊牧與理論之間的辯證所開啟的台灣文學研究課題，亦為本文的關切重點。

關鍵詞：楊牧、台灣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Yang Mu and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Chiu, Kuei-F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90s, Taiwan literature successfully defined itself as a distinct body of writing that can be differentiat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s produced elsewhere. The new century brings a new task: how to situate Taiwan literature with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ee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o-called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These three frameworks are cross-cultura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provide a conceptual scheme of understanding Taiwan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literatur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trace the emergence of these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spectively, and identify their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We then conduct an analysis of their strength and limitations by situating the renowned Taiwanese poet Yang Mu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 a well-respected and highly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aiwan-based literary fig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Mu is known for his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 His works draw upo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y travel across countries. Yang Mu represents Taiwan's cross-cultural writing at its best. Whil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hould be duly acknowledged,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e tease out the intricate meanings of their limitations. We argue that the gap between Yang's "rooted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so-called "common poetics" or "diaspora poetics" proposed by the proponent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urges for a mor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omplex meanings of "the locale"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e also find that Yang Mu's insistence on the use of beautifully craf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literary resources for Taiwanese creative writing suggests a paradigm that runs against the Sinophone critiqu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ry tradition. Finally, we examine how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Yang Mu as a world literature writer points to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aiwan literature that is not premised on identity politics. While only a few Taiwan writers can be identified as world literature writers, "world literature" as a concept may open a new space for connecting Taiwan literature to a large body of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Chinese.

Key words: Yang Mu, Taiwan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Sinophon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華文文學」、 「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 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台灣文學的 跨文學框架*

三種新興漢語文學研究框架

台灣文學的學術研究興起於 1990 年代，主要以後殖民為方法，以重述台灣文學史為重點，力求建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即使劉亮雅把後殖民與後現代並置，認為兩者的角力和混雜構成解嚴後台灣小說的主要圖象，她也認為：「翻譯後現代與後殖民是在文化無意識層面希圖終結威權政治，促進多元文化實踐，建構市民社會，並找尋台灣的國家定位。」¹黃錦樹對台灣文學研究取向的說法也類似：「而文學作為特殊經驗——共同體在特殊地域的經驗，尤其是苦難經驗——表述的載體，被賦予沈重的道德職責，見證苦難，並凝聚想像共同體。」²後殖民堪稱 1990 年代台灣文學的顯學，介入當時文學與台灣身分認同的種種辯證³。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從『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到『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107-2410-H-005-032-MY3)部分研究成果。感謝興大碩士班研究生李婉如在論文初稿準備期間的諸多協助。

¹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66。

² 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收於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126。

³ 有關後殖民理論以及對台灣文學研究的開展，請參考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以及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259-299。

步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研究的主體確認，下一階段是如何放在更大的脈絡中與其他文學連結，進行相關議題的開發，避免台灣文學在國際學術場域的孤立。這樣的趨勢，當然也與「全球化」衝擊之下，跨文化研究蔚為風潮，有密切關係。「世界華文文學」(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堪稱 1990 年代以來新興的三個以跨文學研究框架來探討華文文學的理論⁴。這三個理論的主要推手，都強調其理論超越國家文學的研究取向。例如，中國大陸世界華文文學學者劉登翰便提出：「華文文學，是超越國籍空間的想像，它打破疆域，是一種超地利和時空的整合性的想像。⁵」史書美所提出「華語語系」的概念，也強調其「跨國性」的研究方式。而世界文學研究著眼於文學如何旅行，如何跨越不同文化系統而被翻譯和接收的情形，其對象為跨越地理疆界的文學作品與現象⁶。本文將試圖梳理這幾個研究框架的興起背景、研究方法與核心概念，並透過詩人楊牧的創作來實際演練這三種理論。

楊牧之所以為本文探測三種理論的台灣作家⁷，乃因楊牧具有幾個條件：第一，本論文關切跨文學脈絡下台灣文學研究方法，楊牧的台灣作家身分無庸置疑，且其創作標示了「台灣文學」的深度與廣度，少有其他台灣作家能與比擬。第二，他不僅在台灣文壇有崇高的地位，在國際間亦被視為「華文文學」成就的代表，楊牧在 2013 年獲頒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這個國際重要文學獎，2016 年又獲頒瑞典的「蟬獎」(Cikada Prize)，顯示楊牧的文學地位和

⁴ 審查者提問，本文何以未討論「比較文學」？比較文學行之多年，在華文文學研究領域裡並非新興理論，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另外，作為本論文討論對象的楊牧，向來國際學界的相關研究即以比較文學的框架進行，「中西合璧」被視為楊牧創作的一大特色。可參考底下學者論著中「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式：Yeh, Michelle, "Introduction," in Yang Mu, Lawrence R. Smith, and Michelle Yeh eds., *No Trace of the Gardner: Poems of Yang Mu*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xiv-xxv. Wong, Lisa, *Rays of the Searching Sun: The Transcultural Poetics of Yang Mu* (Belgium: P.I.E. Peter Lang S.A., 2009).

⁵ 劉登翰，《跨越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9。

⁶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⁷ 本文關切的並非理論框架和華文文學經典作品 (canon) 之間的關係，而是「台灣文學」的「跨文學研究」框架，所挑選的作家考慮同時具備「台灣身分」與作品「旅行」的代表性，方能展開相關辨證。一位審查者建議的許多作家 (包括高行健、聶華苓、張愛玲、甚至吳晟、宋澤萊)，皆不如楊牧適切，有助本文展開相關的理論檢討與辨證。

重要性。歐陽楨教授 (Eugene Eoyang) 如此讚譽楊牧：「楊牧是現代中文文學發展的一位關鍵作家，也是作為全世界最多人閱讀的語言的中文文學領域裡，最被廣泛閱讀的在世作家之一。⁸」奚密認為：「楊牧作為當代華語詩壇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無可置疑。放諸整個現代漢詩史，他也是佼佼者。逾半世紀的創作，不論是品質高度還是影響所及，鮮有出其右者。⁹」第三，楊牧創作傳承多重文學傳統，「中西合璧」被視為其創作特色，其文學觀強調兼具本土與世界的「有根的世界感」(rooted cosmopolitanism)¹⁰，尤其可與本文關切的跨文學理論進行對話。

照理說，楊牧創作以跨文學特色聞名，被視為華文文學創作的佼佼者，同時也是台灣詩人的代表，應該最適合展示這三種跨文學理論可以如何運用來研究台灣文學。然而，理論實際運用，卻顯示理論與實踐有相當的落差。其中隱含的理論課題值得深究。本文將挖掘楊牧文學創作與文學觀所隱含的複雜意涵，與「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這三種跨文學理論展開辯證，探討這些理論對台灣文學研究的貢獻，以及可再進一步檢討之處。本文的進行方式，將先梳理三個新興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再以楊牧作為理論實踐的測試，探討理論的貢獻與局限之處。

在這三個研究框架當中，「世界文學」的概念興起最早，論者通常以德國作家歌德在 1827 年一場談話作為此概念的先驅¹¹。1950 年代，「世界文學」作為課程在美國中西部公立學校（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印第安那大學等）竄起，與東部私立菁英大學（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敦、康乃爾等）的比較文學形

⁸ Eugene Eoyang 如是說：“Yang Mu,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ad living poets of the world's largest literary audience: Chinese-speaking people.” (https://www.amazon.com/No-Trace-Gardener-Poems-Yang/dp/0300070705/ref=sr_1_1?ie=UTF8&qid=1486797475&sr=8-1&keywords=yang+mu, accessed 20 May 2016).

⁹ 奚密，〈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台灣文學學報》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

¹⁰ 有關楊牧 rooted cosmopolitanism 的討論，請參考 Chiu, Kuei-fen, “Cosmopolitanism and Indigenism: The Uses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in an Age of Flow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4, no.1 (2013), pp. 159-178.

¹¹ 同註 6；Pizer, Joh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Origins and Relevance of Weltliteratur”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3-11.

成抗衡之姿，但彼時學術地位不若比較文學，直到二十一世紀，拜全球化之賜，才成為文學研究的顯學¹²。不過，目前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框架來討論台灣文學的研究仍方興未艾，我們將在最後再來討論。

由於每個研究框架都自有爭論交鋒的場域，本文將聚焦於其中代表學者（特別是有專書出版）的看法，以免枝節過於繁多，而無法進行本文關切的理論比較研究。源此，「世界華文文學」的討論將以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述為主，「華語語系」的討論取史書美的定義，而「世界文學」則以 David Damrosch 的定義為基礎，論文進行當中也將適度梳理各個概念所涉及的爭論，從中整理三者研究方法的異同。比較文學雖也是跨文學研究的框架，但行之多年，不算新興理論，且近年來並未有影響深遠的方法學的熱烈辯論，而如本文所討論的三個理論一般引領學術風潮，故不納入本文探討範圍。

世界華文文學：範圍、研究方法、議題

三個框架中，「世界華文文學」從 1980 年代初中國學界提出的「台港文學」演化而來。1980 年代中國在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之下，台港澳文學進入中國學界視野，成為中國大陸文學研究之外的新興學科。由最初的「台港文學」（1982-1986），歷經「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1986-1993），到 1993 年的「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概念所涵蓋的文學範圍，三十年來有明顯變化。早期的「台港文學」只包括台灣與香港文學，「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則包括中國大陸以外的華文文學，而「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概念是否應把中國大陸文學也包括在內，仍無定論。劉登翰與劉小新認為「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包含兩大區塊：一者為「發生在中國本土的中國文學（兩位學者把台灣歸為『中國本土』文學）」，二者是「發生在中國本土以外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以及少數非華人）以華文創作的文學」¹³。周寧主張「世界華文文學，指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所有用漢語寫作

¹² Damrosch, David,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literary Ag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4, no. 2(2013), pp. 151-170.

¹³ 劉登翰、劉小新，〈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東南學術》第 6 期（2004 年 7 月），頁 72。

的文學」¹⁴。劉俊的《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視「世界性的華文文學」包括了「中國大陸文學以及台灣、香港、東南亞、北美等不同區域的文學」¹⁵。

相較於這些學者，古遠清指出三點：第一、在中國大陸的語境裡，「世界華文文學」並不包括中國大陸文學；第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刊物和研討會，並未納入中國大陸文學的研究；第三、中國文學研究也不在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所設定的「世界文學專業」範圍之內¹⁶。不過，無論在理論辯論中，中國大陸文學是否包括在世華文學的範圍，文學研究實踐上，世華文學的研究多以中國大陸之外的作家作品為主，此因中國大陸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已有研究群和研究方法，世華文學研究的著力所在，仍是中國大陸之外的文學。

無論究竟中國大陸文學是否被視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範疇，「世界華文文學」興起的一個重要意義乃是挑戰了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獨尊大陸文學的學科訓練。劉登翰與劉小新主張必須將華文文學「從目前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依附性的學術狀態中解脫出來」，確立其獨立的學術價值、學科身分、和理論詮釋體系¹⁷。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 1980 年代之後新興的學科，「改變了以往現當代文學以大陸文學為唯一模式的研究定式」¹⁸。他們認為中國領土之外的華文文學有其生長的社會背景，有其「本土性」和獨特性，無法視之為「中國文學」來理解¹⁹。古遠清同樣批判中國文學研究的本位主義：「海外華文文學」這個命名，乃從中國本位出發，而這樣的稱呼也預設了不僅僅是地理的，也是價值觀念的「中心 vs. 邊陲」的對立：「作為海外的『他者』，永遠是綠葉，是中國文學這朵大紅花的陪襯。²⁰」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華文文學」這個概念在東南亞出身的王潤華、張錦忠、黃錦樹的推動下，逐漸引起注意，1993 年中國大陸學者正式推出「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並承認東南亞學者所提出的「多元

¹⁴ 周寧，〈走向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學〉，《東南學術》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155。

¹⁵ 劉俊，《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4。

¹⁶ 古遠清，《從陸臺港到世界華文文學》（台北：新銳文創，2012 年），頁 260-261。

¹⁷ 同註 13，頁 70。

¹⁸ 劉登翰、劉小新，〈對象·理論·學術平台——關於華文文學研究“學術升級”的思考〉，《廣東社會科學》第 1 期（2004 年 7 月），頁 17。

¹⁹ 同註 18，頁 19。

²⁰ 同註 16，頁 258。

文學中心論」²¹。朱崇科認為，「華文文學」的發展挑戰了長期以來大陸學界的偏見：「一流學者作古代，二流學者現當代，三流學者作海外。」²²這樣的批判思維可視為「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新興學科的意義。

就研究方法而言，周寧認為「世界華文文學，指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這些作品「形成一個精神共同體，使用同一的語言，源於共同文學傳統的審美價值，擁有共同的作者群、讀者群、媒介、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²³。這個說法強調世界華文文學的「同」。如果周寧的「共同詩學」（或曰「大同詩學」）以「普遍主義」方式來詮釋華文文學中的「中華性」，強調華文文學共有「中華人文精神」、「中國美學特色」²⁴，劉登翰與劉小新主張的「華人文化詩學」則企圖把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習慣的純美學研究轉向文化政治的探討，考察在不同歷史社會情境中「華人書寫的族裔屬性建構意義及其美學呈現形式」²⁵。所謂的「華人文化詩學」有幾大特點²⁶：第一、「從中國視域為主導的批評範式轉向以華人為中心的『共同詩學』與『地方知識』雙重視域的整合」。兩位學者認為：所謂的「共同詩學」即是各不同地方華文文學所流露的「中華性」，但是這個「中華性」並非固定不變的一種本質，而是「不斷建構的歷史性範疇」。兩位學者認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除了「中華性」的探討之外，亦關注「地方知識」，也就是研究「華人主體與其置身其中的複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鬥爭與協商」。他們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例，闡釋美國的華裔文學如何透過對於自身華裔身分的建構，在美國多元文化脈絡當中表現出有別於其他族裔的「華人性」。

²¹ 王金城，〈命名、中心與邊緣——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幾點思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2015年9月），頁6；同註13，頁259。

²² 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台北：唐山，2004年），頁96。

²³ 同註14，頁155。

²⁴ 劉小新，《對話與闡釋：劉小新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頁29-32。

²⁵ 這是劉登翰、劉小新對於周寧「共同詩學」的評論。請參考劉登翰、劉小新，〈文化詩學與華文文學批評——關於「華人文化詩學」的構想〉，《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5年7月），頁68。

²⁶ 同註25，頁64-65。

就實際闡釋策略而言，「華人文化詩學」著眼於挖掘各地華文文學建構華裔文化屬性的一些課題。兩位學者所舉的例子包括華人對於文化中國的審美想像、華人文學與所居國的文化衝突與融合、華人對於原鄉中華文化的繼承與轉化、華人文學的離散與尋根主題、馬華文學中大量的中華文化符碼如何挑戰馬來西亞「官方同質文化霸權」、菲華文學中「父與子」的主題如何呈現菲華社會的文化衝突、新加坡華文文學裡的「魚尾獅」意象的文化政治意涵、華美文學中母女世代衝突所構成的「家庭敘述」、不同世代旅台馬華作家的「南洋敘述」等等²⁷。

總之，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與方法，有幾個重要的意涵：一、挑戰獨尊「中國文學」的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讓研究者的視野從「中國文學本身」擴充至世界其他地區的華文文學，企圖顛覆中國大陸文學研究和其他地方華文文學研究的傳統位階。二、開啟跨文化視野：這些中國之外的華文作家相較於中國作家的「他者」身分，讓中國文學研究者意識到兩者創作的差異，無法視為「母國在海外的簡單移植」，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意味進行跨文化研究²⁸。三、承認華文文學的在地性格：意味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必須探討在地歷史情境對於華文文學創作的影響。「在地性」成為一個關注重點，華文文學研究不再只強調這些文學的「共性」。四、華文文學研究不只是闡釋華文文學的普遍美學或是中國文化對於各地華文文學的影響，更挖掘美學形式背後的意識型態，意即文學生產場域的複雜權力結構。

華語語系文學：範圍、研究方法、議題

根據上述的討論，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似有不少相通之處：兩者均試圖顛覆中國大陸文學在學科分類裡的中心位置、開拓中國大陸以外華文文學的研究空間、開啟跨文化的比較視野、以文學場域的權力結構的探討取代純美學的闡釋、且強調文學研究必須考察文學生產的「在地

²⁷ 同註 13，頁 77-78；同註 25，頁 67。

²⁸ 同註 16，頁 262。

性」。但是，兩者實有不容忽視的相異之處。最關鍵的不同，乃在於兩者對中國文化與語言所採取的論述位置。就研究對象範疇而言，中國大陸文學雖然都非主要研究對象、甚或被排除在定義之外，但是，就目前看到的中國學者的世華文學理論辯證，世華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的關係和對話可謂一種「互補」關係，世界華文文學的興起，是因為中國開放之後，研究者意識到全球化時代，漢文作為一種大陸之外其他地方文學創作的一個語種，是值得重視的文學現象²⁹。而「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根據史書美的論述，是「對抗」而非「互補」。她所定義的「華語語系」的範圍包括「中國境內的內部殖民地」（例如：西藏）、「定居殖民地」（例如：台灣），以及「從中國移民至各地區後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例如：北美華裔作家的創作）³⁰。就史書美所提出的「華語語系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認識論」而言，「華語語系」的核心概念不僅挑戰中國大陸文學在傳統中文文學學科結構裡的唯我獨尊位置，更以「去中國中心」（against China-centrism）為批判動力，檢討中國境內與境外華語社群創作中所反映的中國文化霸權³¹。

也因此，儘管世華文學的「華人文化詩學」和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理論都強調華文創作的「在地性」，主張探討文學場域的權力結構，而非純美學的闡釋、並且應以跨文化的比較視野來展開研究³²，但是世華文學研究往往把中國大陸之外的漢文文學視為少數族裔文學來探討，文學創作的華人族性建構「是作為弱勢的外來族群為了保存自己族群的文化記憶」，對抗所居國的主流文化的一種作為³³。劉小新和朱立立認為，「海外華人文學的歷史即是一部華裔知識分子在

²⁹ 劉登翰、劉小新，〈關於華文文學幾個基礎性概念的學術清理〉，《文學評論》第4期（2004年7月），頁150。由於「華文」和「華語語系」在相關的辯論當中，暗示特定意涵，本論文使用作家楊牧的用語，以「漢語文學」、漢文來統稱所有漢語創作。

³⁰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年），頁9、23。

³¹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3.

³² 在"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加上的序言裡，史書美特別標示華語語系研究的比較和跨國取向："Sinophone studies as a whole is therefore inherently comparative and transnational, but it is everywhere attentive to the specificity of time and place of its different objects of study." 參見同註31, p. 25.

³³ 同註29，頁153。

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展開『文化抗爭』和『文化協商』的發展史」³⁴。相較之下，華語語系的概念雖然也涵蓋了漢文文學作為一種弱勢族裔文學的討論（馬華文學和華美文學是兩者均偏好的案例），但卻更著眼於對於中國的中心位置、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根據史書美的說法，華語語系理論試圖「復甦一個既有但卻長期被邊緣化的批判傳統，批判『中國性』（Chineseness）的霸權與同質性」³⁵。

從史書美採用的華語語系社群的分類，即可看出華語語系研究把中國文化視為「中心」和霸權，而此框架亦有其偏好的華語語系文學社群。史書美認為華語語系社群的形成過程有三類：一、中國「大陸殖民」（Continental colonialism）式統治下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藏華文學是重要的範例。二、定居殖民：中國移民在中國境外聚集的華語語系社群，對於當地原住民進行殖民式的統治。以華語語系理論來討論台灣的原住民文學，是此類論述代表。三、移民遷徙：華人移民成為居住國的弱勢族裔，馬華文學與華美文學最為代表。相較於「華人文化詩學」以「離散」作為一個主要的研究概念³⁶，華語語系概念則質疑「離散」作為華語語系文學的適用性，不僅因為「離散」無法用來討論上述前兩種華語語系文學，也因為華語語系理論在討論華人移民文學之時，強調「落地生根」的在地認同，而非「落葉歸根」的離散心態³⁷。Brian Bernards 討論「華語語系文學」，視馬華文學和台灣原住民文學為兩個主要範例³⁸，展現了兩種與漢文的不同關係：前者使用漢文來強調其「華裔」的身分與認同，以對抗在地國（例如：馬來西亞）的國家主義；然而，而對台灣原住民（或是西藏作家）作家而言，使用漢文創作卻是無奈之舉，意味被迫壓抑族裔身分和喪失母語³⁹。就華語語系的論述模式而言，即便討論馬華文學作家「華裔」身分與在地主流文化的角力，也往往同時突顯作家對於中國文化本質的批判，以「華人 vs. 中國人」或是「華語

³⁴ 劉小新、朱立立，〈海外華人文學與「承認的政治」〉，《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8年7月），頁45。

³⁵ 同註30，頁7。

³⁶ 同註34，頁48。

³⁷ 同註30，頁35-36。

³⁸ Bernards, Brian, "Sinophone Literature" in Kirk A. Denton ed.,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73-74.

³⁹ 同註38，頁75。

vs. 中國話」的概念作為論述的基礎⁴⁰。史書美特別指出：「華語語系文學」與「華文文學」不同，「華語語系文學」指涉反映在地文化特色的語言的變異，其社群包括使用普通話、粵語、福建語、客家話、潮州話等等「華語語系」語言的社群；而「華文文學」則是用所謂「標準漢文」(standard Chinese)的創作⁴¹。

「華語語系」這個詞彙雖然根據王德威的說法，早在 1990 年代初即由陳慧樺（陳鵬翔）提出，作為所有中文文學的通稱（包括中國大陸文學）⁴²，但是，直到史書美在 2007 年出版英文專書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此書中文譯本《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於 2013 年聯經出版）之後，「華語語系」作為一種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才有系統性的論述出現，並且在國際學界廣為流傳與引用。華語語系研究在西方學界的崛起，當然與 1990 年代杜維明提出「文化中國」之後一連串有關「中華性」（Chineseness）的反思有關⁴³。但是，此概念最重要的啟發與參照，則來自於史書美 UCLA 同事 Francois Lionett 在 1990 年代西方學界後殖民思潮衝擊下所提倡的「法語語系文學」的概念⁴⁴。「華語語系文學」之有別於「中國文學」，就如「法語語系文學」之有別於「法國文學」，兩者都以「中國」或是「法國」的文化霸權為批判對象，並試圖顛覆這些文學傳統隱含的「中心 vs. 邊陲」的階層，從「邊陲文學」的角度，挑戰中國或法國國家文學的本位主義和研究方法。

比較「華語語系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相關論述，大致可歸納出幾個重點：一、兩者均涉及是否包括中國大陸文學的辯論，但無論在「華語語系

⁴⁰ 同註 30，頁 48-51。

⁴¹ 同註 30，頁 21。

⁴²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語系〉，《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8；王德威，〈重構南洋圖像：理論與故事的交鋒〉，收於張曉威、張錦忠編，《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台灣與星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台北：聯經，2018 年），頁 249-262。

⁴³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語系〉，《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8；另可參考詹閔旭，〈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5-62。

⁴⁴ 王德威闡述「華語語系文學」如何呼應「法語語系文學」、「英語語系文學」、「西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史教授承襲後殖民主義和少數族裔文學說法，將中國——從清帝國到民國到共和國——也看作是廣義的帝國殖民主義的延伸，如此，她定義的 Sinophone 就與 Anglophone, Francophone, Hispanicphone 等境外文學產生互相呼應。」參見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語系〉，《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 年 12 月），頁 6。

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領域裡，「中國文學」都非主要的研究對象。二、兩者都挑戰學科內「中國文學」的霸權位置，企圖翻轉中國本土之外的華文文學研究依附於中國文學的位階，透過對於「中心 vs. 邊緣」的質疑來提倡中國大陸文學以外的漢文文學研究的正當性。世華文學研究者採取的策略是「互補」的，突顯「中國文學」研究之「不足」之處來開拓華文文學研究。華語語系研究者則採取「對抗」(oppositional) 的姿態，以「去中國中心」為核心概念來展開相關論述。三、兩者皆以「跨文化」的文學研究取向取代「國家文學」的研究方式。「華語語系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同樣都與張錦忠所說的「文學複系統」的概念有類似之處。根據張錦忠的說法：「複系統理論藉由各採樣方法研究多套文本，它通常對單一或個別文本興趣不大，除非論述該文本頗能彰顯某一模式或模式形成過程或系統關係。⁴⁵」四、兩者都採取「比較」的觀點，也強調文學作品的理解必須置之於在地歷史的情境來探討作品的「在地性」。然而，主張「華人文化詩學」的世華文學研究者認為，「大同詩學」強調華文文學的共通性，具有去歷史的傾向，世華文學研究應該重視地方知識，考察華文書寫與華人認同如何站在弱勢族裔位置來挑戰居住國的主流文化和語言霸權⁴⁶。但是，華語語系文學視漢文為強勢語言，認為華語語系社群相較於標準漢文書寫，乃是處於弱勢位置，必須挑戰漢文所代表的「中國中心」的文化與認同。第五、由於「離散」被視為一個核心概念，世華文學的研究對象往往是華人的移民與後代的華文創作，而華語語系文學則採取「反離散」的概念來進行相關論述。兩者研究對象除了馬華文學重疊之外，取材相當不同。世華文學偏好中國境外的華人創作，探討其「華裔」身分的建構；華語語系則偏好探討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和台灣原住民與漢文、漢文化的衝突矛盾，也企圖解構華人的「華族」認同。最後，相較於世華文學，華語語系更強調漢語文學的多語狀態結構，彰顯華語語系書寫文本裡在地語言、少數族裔語言與漢語之間的角力，以及其中涉及的社會文化政治意義。

⁴⁵ 張錦忠，〈文學史方法論：一個複系統的考慮：兼論陳瑞獻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系統的興起〉，《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167-168。

⁴⁶ 同註24，頁30。

最後，我們應把這兩個研究框架放回其產生的背景，兩者的出發點大不相同。「世界華文文學」的出現，呼應了二十世紀末中國崛起，試圖在新世紀全球政經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強烈企圖心。如果「中國文學」是一個獨立的概念，自外於「世界」，「世界華文文學」展示了全球中華文學的版圖，顯示世界各地的漢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而「華語語系文學」出現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西方學界，主張「去中國中心」，一方面呼應從 1990 年代以來逐漸盛行於西方學界的「英語語系」、「法語語系」、「西語語系」這些後殖民概念，壯大聲勢，一方面也開闢非中國出身的漢文學研究者在西方漢學研究學界的發言空間，彰顯他們研究視角和方法的獨特之處。

「作為世界文學的漢語文學」：範圍、研究方法、議題

相較於世華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以漢文書寫及其中涉及的認同為主要研究重點，「世界文學」關注的更是文學作品的旅行、其中涉及的機制、以及作品脫離原產地而被異文化讀者閱讀時的文化協商過程。在世華文學與華語語系的討論中具有「中心」指標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在以西方國家文學為中心的世界文學空間裡，卻是邊緣文學。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學的「世界」和世界華文文學的「世界」，意思不同**。世界華文文學是「散居於世界各地華文文學合而為一」的綜合體⁴⁷，也就是只要是以華文寫作的作品即是世界華文文學。但是，「世界文學」的「世界」卻有不同的定義。世界文學研究的重量級學者 David Damrosch 提出這樣的定義：世界文學並非世界各地所有文學作品的總和（那應以「文學」一詞來概括），也非由所有國家的文學作品經典所組成，而是有跨域流通，在其文化原產地之外有活躍生命的文學作品⁴⁸。世界文學的作品在接收地的解讀方式，以及其得以「再生」的原因，與原產地往往大不相同，世界文學是一種「流通與閱讀的模式」（a mode of circulation and of reading）⁴⁹。世界文學的研究方法因而重點不在解讀作品本身的內在邏輯，而在於作品的「旅行」所涉及的跨

⁴⁷ 同註 24，頁 31。

⁴⁸ 同註 6，p. 4。

⁴⁹ 同註 6，p. 5。

文化交鋒與協商⁵⁰。Damrosch 指出，「英文的詩人北島不是中文的北島」，當文學作品進入世界文學空間之後，它們便有了新的面貌。想要了解這個新面貌、以及作品新生命如何產生，我們就必須探討成為世界文學的作品如何在異文化的脈絡中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呈現和理解⁵¹。

除了 Damrosch 之外，Pascale Casanova 的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⁵² 及 Franco Moretti 的 *Distant Reading* 也被視為世界文學的代表性理論，兩者同樣關注世界文學作為一種流通與閱讀方式的問題。Casanova 以法國理論家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場域概念作為基礎，討論世界文學的結構以及進入其中的機制。她提出「文學化」(*littérisation*) 這個概念，也就是文學作品與作者從默默無聞到被看見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一部作品進入世界文學空間的過程⁵³。她認為決定作品是否可進入世界文學空間，有兩大關鍵：翻譯以及世界文學中心的認可機制。這兩個世界文學的重要議題，似乎比較不是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的研究重點。Casanova 的理論著眼於世界文學空間的不平等結構，而這個為西方中心主導的結構當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中心認可機制不斷受到挑戰的文學鬥爭的空間⁵⁴。Casanova 所示範的世界文學研究，因而關切文學作品的流通課題：作品（或作家）透過什麼樣的策略、利用什麼樣的資源，與世界文學中心的主流價值進行協商⁵⁵。

Moretti 的世界文學研究方法，主要針對一個問題：如果世界文學是「一個」但又「不平等」的系統（world literature: one and unequal system），我們該如何研究世界文學？世界文學作品怎麼讀都讀不完，我們如何處理那些絕大多數沒被閱讀的作品（the “great unread”）⁵⁶？他主張：世界文學研究應該以「波浪」（wave，也就是傳播與流通）取代國家文學常用的樹木（tree，同源同種）的

⁵⁰ 同註 6，p. 6。

⁵¹ 同註 6，p. 24。

⁵² 原法文版於 1999 年在巴黎出版，2004 年出版英譯本，中譯本《文學世界共和國》於 2015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⁵³ Casanova, Pascale, M. B. DeBevoise tran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6.

⁵⁴ 同註 53，p. 175。

⁵⁵ 同註 53，p. 207-240。

⁵⁶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p. 45.

概念⁵⁷。這個概念的具體實踐，就是以大數據為基礎的「遠距閱讀」(distant reading)來取代傳統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以呈現某種特定文學形式(例如：小說)如何從世界文學中心傳播到邊緣，干預了當地的文學發展與型態；同時，這些邊緣文學由於與中心產生關係，也被納入了世界文學的結構當中⁵⁸。這樣的世界文學研究，著眼於研究方法的開發，關切的不再是單一作品，而是文類、思潮的傳播與流通。這樣的世界文學的研究在實踐上必須以研究者可取得大量數據為前提，而且需要資訊領域專家的協助。由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限制(通常以五十年為保護期)，當代文學作品和相關資訊(open data)的大數據取得不易，加上人文學者與資訊科學領域合作的數位人文研究模式仍未普及，因此目前這個相當具前瞻性的研究方法在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運用仍相當有限。

相較於這幾位重量級世界文學學者以空間來思考世界文學的議題，謝永平(Pheng Cheah)認為世界文學的「世界」，有別於「全球」(globe)，「世界」是一種「時間」的概念，因為世界文學的功能在於開啟世界(world making; world opening)，具有教化作用，型塑普世性的人文價值，而由於教化需要時間的過程，世界文學因而必須是一種具有時間向度的概念；相對的，「全球」則基本上是一種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的思考，以文學作為商品在全球空間的移動與消費為重點議題⁵⁹。這套「世界／時間 vs. 全球／空間」理論的意義在於把「文學」的淑世功能重新放回世界文學的研究範圍裡。然而，其實在傳統認知裡，「文學」本身就具有啟發和淑世的功能，所以，若未把空間的移動視為世界文學的基礎要件，所有的文學作品均可視為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和「文學」實為同義詞，「世界」這個詞就顯得多餘累贅。

總而言之，如果我們同意 Damrosch 的定義，「世界文學」並非世界上所有文學作品或是各國文學經典的總和，而是一種特定的文學活動模式，那麼，作品在這個世界文學空間裡如何活動，以及這個空間運作的遊戲規則與機制，乃是世界文學研究的重點。這樣的研究取向與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著力的身

⁵⁷ 同註 56, p. 127。

⁵⁸ 同註 56, p. 129。

⁵⁹ Cheah, Pheng, "World against Globe: Toward a Normativ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45, no.3, pp. 303-329.

分認同研究，顯然有所差別。世界文學研究和前兩者一樣，都關切文學之間「中心與邊緣」的結構性問題，但是，世界文學空間裡的「中心」不再是「中國」。「西方」的認可機制（例如：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英國的布克獎如何運作、甚至新興全球書商網站的讀者評鑑等等）如何運作、邊緣文學如何與這些型塑世界文學空間的主流機制協商⁶⁰、文學的旅行與翻譯政治⁶¹、乃至世界文學的「文類」問題——世界文學是否包括大眾文學？或是詩作為一個不可譯的文類與世界文學的關係⁶²、世界文學的媒介——例如：新媒體、多媒體與文學旅行的關係等等，是常受關注的研究課題⁶³。此外，就研究對象而言，既然以「世界文學」為名，顯然這批作品與「世界華文文學」或是「華語語系文學」主要關注的漢文創作有所不同。**世界文學以作品的移動流通為基本門檻，並非所有以漢文創作的文學作品都可視為世界文學作品來討論。**

如同本文開頭所言，「世界文學」在西方學界的興起，有其歷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歐洲菁英移居美國，成為美國學界比較文學系所的主力。1950年代世界文學課程在中西部公立大學興起，以英文翻譯作品為研究教學的主要材料，與美國東岸菁英大學比較文學系講求原文原典的文學教育方式有別，在學術結構上的位階也無法相比⁶⁴。反映在美國人文學科系所結構上，即是各主要大學均有比較文學系和研究所，但卻無「世界文學」系所。然而，晚近比較文學衰微，世界文學反而取代比較文學成為「振興文學」的主要辯論場

⁶⁰ 同註 53; Siskind, Mariano, "The Genres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Case of Magical Realism"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345-355.

⁶¹ 請參考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Sapiro, Gisele,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Book Market: The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the US and in France (2010)" in David Damrosch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209-233.

⁶² 請參考 Baetens, Jan, "World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oward a Wordless Literature?"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336-344. Owen, Stephen,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 (2004)" in David Damrosch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pp. 249-263.

⁶³ 請參考同註 12; Beebe, Thomas O.,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Internet,"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97-306.

⁶⁴ 同註 12。

域，這當然與全球化的影響有關⁶⁵。世界文學早期以西方經典為主要範疇，但是現在世界文學選集裡，非西方文學占有一定分量，反映了相關研究教學的去西方中心反省。例如：*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2012）便有“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的區塊，納入包括拉丁美洲、非洲、東亞、印度和東南亞文學的章節。Theo D’haen 在該書中的“Mapping World Literature”章節結尾更提出中國崛起，勢必重劃世界文學的版圖⁶⁶。以世界文學作為框架來探討漢文文學的研究也於近年開始出現⁶⁷。

在這樣影響力日益擴大的跨文學框架的文學研究版圖當中，台灣文學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三個框架的實踐，對台灣文學研究有何影響？底下，我們以台灣文學作家楊牧為例，來探討這個問題。照理說，楊牧創作以跨文學為特色，被譽為華文文學的上乘之作，也是台灣文學的代表，置之於本文所討論的三種跨文學理論框架來討論，應相得益彰。然而，實際以楊牧來測試這三種文學框架，卻發現與預期有相當落差，提供我們進一步反思理論的洞見與不見的空間。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裡的楊牧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如何闡釋楊牧這位受告國際重要文學獎項高度肯定的優秀漢文文學作家？我們以《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0-）這個中國大陸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世華文學研究刊物為考察對象，整理 2000 年至 2018 年間有關楊牧的研究發表，並參照這份刊物有關其他台灣作家的研究，發現楊牧被提及的次數有 8 次，但是研究論文只有一篇，而且作者是出身馬來西亞的台灣學者鍾怡

⁶⁵ 同註 64.

⁶⁶ D’haen, Thedo,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420.

⁶⁷ 例如：Liu, Hongtao, “Chinese Literature’s Route to World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7, no.1(2015). Zhang, Yingjin, “Mapping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7, no.1 (2015). Wang, Ning,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43, no.3(2016), pp. 380-392. Bachner, Andrea, “Chinese Literatures in Conjunction” in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866-880.

雯，並非中國大陸學者。相較之下，余光中（被提及 22 次，研究論文 13 篇，專輯 2 輯）、白先勇（被提及 50 次，研究論文 35 篇，專輯 6 輯）、陳映真（被提及 26 次，研究論文 19 篇，專輯 3 輯）⁶⁸更受到世華文學研究者關注。

如果「共同詩學」與「華人文化詩學」堪稱世華文學的兩大研究方法，兩者在面對楊牧創作時，其實都遭遇運用上的困難。前者強調漢文文學「源於共同文學傳統的審美價值」、「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強調「中華性」，然而，楊牧作品無法視為純粹中華文化的發揚，而是中西合璧、匯流了古今中外文學資源與傳統，其「世界感」超越華文「共同文學傳統的審美價值」，「共同詩學」雖可詮釋楊牧作品的古典美學，卻無法詮釋楊牧創作「世界感」的特色。以詩人著名的地誌詩〈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為例，此詩傳承中國抒情傳統美學⁶⁹，且挪用了屈原離騷、老子《道德經》、易經等中國古典文學典故⁷⁰，然而詩作以英國浪漫時期詩人 William Wordsworth 六行詩“The Tintern Abbey”開場，作為全詩之提綱挈領⁷¹，展示了楊牧獨幟一格的「世界感」現代漢詩。與楊牧其他作品一樣，此詩稠密的互文性座落在超越特定時間與空間軸線的浩瀚世界文學傳統網絡之中⁷²，無法以「共同詩學」提出的「中華性的追尋」來詮釋。另一方面，世華文學的另一個主要的研究方法「華人文化詩學」視華文或華人作品為弱勢族裔書寫，挑戰居住國的主流文化霸權，也不適用於楊牧文學的解讀。此因在台灣的族群與文化政治結構當中，楊牧「福佬」族的身分乃是相對的強勢族群，而漢文書寫亦是台灣文學創作的主流，再加上楊牧作為一個「花蓮詩人」，與台灣在地的深厚連結，和所謂的「離散華族」相去甚遠。這兩個世華文學主要研究詩學既難以運用來闡述楊牧作品，世華文學研究領域裡自然難見到楊牧的身影。

⁶⁸ 研討會綜述、訪談列入「提及」次數計算，但不包含在研究論文。研究論文僅計算作家被重點討論的論文。

⁶⁹ 吳潛誠，〈閱讀花蓮：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原載於更生日報《四方文學週刊》（1997年11月），收於王威智編，《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台中：書林出版公司，1999年），頁195-202。

⁷⁰ 曾珍珍，〈從神話構思到歷史銘刻：讀楊牧以現代陳黎以後現代詩筆書寫立霧溪〉，收於《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0年），頁31-51。

⁷¹ 同註70。

⁷² Chiu, Kuei-fen,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Literary Periphery: Four Taiwanese Model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0, no. 1(2018), pp. 13-41.

華語語系研究裡的楊牧

而就華語語系研究而言，台灣文學雖是重要的區塊，但楊牧的研究同樣稀少。這不僅由於詩研究並非華語語系論述的強項，關鍵更在於楊牧堅持「使用精準漢語」創作，與華語語系強調在地語言抗爭姿態背道而馳。楊牧作為一個台灣主流族群作家，不使用「混雜語」打亂漢語規則與思維，反而主張優雅的漢字創作、引用中國古典文學經典：

我們的現代詩不時流露出對這風濤雷霆的舊與新台灣形象之懷想，但勇於將傳統中國當作它重要的文化索引，承認這其中有一份持久的戀慕，以它為文學創作的基礎，提供文字，意象，和典故，乃至於觀察想像的嚮導。我們使用漢文字，精確地，創作台灣文學。⁷³

如此的文學創作主張，在在與華語語系的信念相左。華語語系論述偏好的「混雜」這個概念主要來自 Homi Bhabha 的後殖民理論⁷⁴，強調顛覆「源本」(origin) 的權威性，推崇透過「混雜」所建立的「不真實」新典範 (paradigm of inauthenticity) 來解構中心。史書美認為這個以混雜來解構「中心主義」——無論是西方中心或是中國中心——的做法，型塑了台灣文化的特色⁷⁵，而這也是她華語語系理論的核心概念。楊牧卻認為台灣文學創作應該「勇於將傳統中國當作它重要的文化索引」，「使用漢文字，精確地，創作台灣文學」，這顯然與華語語系的理念有嚴重齟齬。奚密也提到，在 2009 年一場以楊牧為主題的座談會上，詩人主編楊澤「回顧老師當年對他最大的啟發就是，作為一個詩人，必須重視中國古典文學」⁷⁶。楊牧難以成為華語語系論述的對象，不難理解。

楊牧文學與「世華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的格格不入，或許恰恰突顯了楊牧以漢字寫作傳承漢文學傳統，其實開啟了一個重新思考漢文學的複雜意義的方向：台灣作家其實可視漢文學傳統為己有，不斷開展漢文字創作的面貌，

⁷³ 楊牧，〈台灣詩源流再探〉，《人文蹤跡》（台北：洪範書店，2005年），頁175-180。

⁷⁴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⁷⁵ Shih, Shu-mei, "Globalization and Taiwan's (In)significanc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6, no. 2(2003), pp. 143-153.

⁷⁶ 同註9，頁16。

與中國之地有所不同，但卻並非「亞流」或「仿冒」，與中國大陸作家的漢文學相比，毫不遜色⁷⁷。這意味不是只有中國的文學與語言才算所謂的「正統漢文學」與「正統漢字」創作。「正統漢文學」與「正統漢字」的精髓在於作家傳承實踐過程裡所創造的新生命與活水。這樣對於「正統」的認知，與華語語系論述一樣，挑戰了「中國中心」的思維，但是卻更基進地解構「中華性」。「正統漢字」、「正統漢文學傳統」不必然只在「中國」⁷⁸。借用奚密談論台灣文學的論述，這樣的漢文學實踐，把台灣文學視為漢文學創作的前沿（frontier），而非「邊陲」（margin）⁷⁹。而楊牧是這樣漢文學遊戲規則的改變者（game-changer）⁸⁰。他精準使用漢字、傳承漢文學傳統，卻也從中挑戰了傳統「中國中心」的漢文學觀。換言之，楊牧主張傳承漢語文化傳統，開啟了華語語系文學另一種更激進的中國中心批判。

世界文學研究裡的楊牧

以世界文學的視角來研究楊牧的論文也不多。這與「世界文學」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研究尚未成氣候有關。本文作者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英文論文裡提出把台灣文學置之於世界文學脈絡的四個範式⁸¹。其中，楊牧的「跨文化」範式展現台灣作家如何藉由與世界文學傳統的對話而進入世界文學空間。她提出一個相對客觀的「國際辨識度指標」（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dex）⁸²作為評估一個作家是否可被定義為「世界文學作家」的標準，以界定「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的範圍。名列世界文學作家不意味其創作比在地作家優秀，文學作

⁷⁷ 同註 10，頁 165。

⁷⁸ 同註 10，頁 164-165。

⁷⁹ Yeh, Michelle, "Frontier Taiwan: An Introduction" in Michelle Yeh and N.G.D. Malmqvist eds.,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9.

⁸⁰ 同註 9，頁 26。

⁸¹ 同註 72。

⁸² 這個「國際辨識度指標」項目包括譯本語種與出版地、國際獎項、出現在外語文學集（anthology）中的情形、外語雜誌書刊書評或專訪的情形、作品在國外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呈現的情形、應邀擔任駐校作家或演講的情形等等。

品的旅行如何發生，必須以文學生產場域的方式來思考，也就是回到 Damrosch 所提出的世界文學的兩大要素：流通模式與閱讀模式，來加以考察。

那篇論文也展示了一個世界文學的研究方法：以國際書市網站上讀者評論為基礎數據，透過字頻處理可能成千上萬的讀者反應，來探討一部作品究竟在國際間是如何被大眾讀者（而非專家學者）解讀。不過，這個以網路平台讀者反應大數據的研究方法適用於吳明益的小說，面對楊牧，實無用武之地，因為詩作為一個精緻文類，讀者在網路平台上所留的評語與活動足跡稀少，不構成可用的數據。儘管如此，以世界文學的框架來闡釋台灣文學，可以開發不少以往在台灣文學研究領域裡較少觸及的課題，包括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傳統的關係（如：影響論、台灣作為跨國文學風潮的一環等等）、台灣文學作家如何與西方的文學認可機制（不僅包括文學大獎，也包括書市讀者評鑑機制）協商、台灣文學的旅行所涉及的官方與非官方運作（如書商的推銷手法、國際書展參展、翻譯補助等等）等等。史書美的〈放回世界的台灣研究〉⁸³重新整理她兩篇英文論文的論點⁸⁴，討論如何讓台灣研究不再限縮於區域研究的範疇，而介入世界文學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由於「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範圍重疊有限，文學作品無法旅行流通的作品不在「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之列，世界文學作為一個研究框架，當然也有其局限，無法適用於所有台灣文學作品的研究，但卻提出在「世華文學」、「華語語系文學」這兩個研究框架之外的另一個跨文學研究框架，讓台灣文學研究得以開展與非漢語文學的對話，超越以「中華性」、「中國中心」作為主要辯論重點的論述方法，探討「世界文字共和國」裡台灣文學的位置、活動空間與模式、和存在的意義。

⁸³ 同註 30，頁 120-138。

⁸⁴ 這兩篇論文為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vol. 119, no. 1(2004), pp. 16-30. Shih, Shu-mei, "World Studies and Relational Comparison", PMLA, vol. 130, no. 2(2015), pp. 430-438.

結語

目前在漢語文學相關研究裡，「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和「作為世界文學的漢語文學」尚未有理論概念上的系統性釐清。本論文試圖梳理這三個跨文學理論框架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關切的議題，透過楊牧來進行這三個框架的進一步理論辯證，同時也示範跨文學理論框架中台灣文學研究的一些新課題。「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都是相較於「中國文學」而產生的概念。兩者立場有明顯差異，卻都以「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為辯證重點。在這兩個框架下的漢語文學，與所謂的「中國文學」或是「中國性」有什麼關係？而這些產生於不同歷史社會脈絡的漢語文學，是否具有某種「中華性」？「中華性」與「中國性」有何關係？或有何不同？這些問題，是「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的核心課題。顯然，兩者都以身分政治的辯證為重點，並以「中國文學」或「中國性」為「中心」，加以烘托或是批判。「作為世界文學的華文文學」研究的「中心」，顯然不是「中國中心」，而是「西方中心」。由於有如此「中心」與「邊陲」的轉移，文學研究方向和核心課題的設定，當然也大不相同。

本文透過楊牧來考察三個重要的新興跨文學研究框架的貢獻與局限。就「世界華文文學」理論而言，此理論批判漢學研究傳統結構中，中國大陸文學與其他地方漢語文學的位階，也提出了一套有系統探究「中華性」的漢語文學研究方法。然而，無論是採用此理論的「共同詩學」或是「華人文化詩學」，都無法詮釋楊牧傳承西方文學和植根台灣本土的「有根的世界感」(rooted cosmopolitanism)。這意味「世界華文文學」理論必須在「共同的中華性」和「離散華人」的理論概念之外，更細膩挖掘「華文」的在地實踐，方能開展「世界華文文學」理論的深層辯證。就「華語語系文學」理論而言，此理論不僅大大提升了中國大陸以外的漢語文學在西方學界的重要性，開拓這些漢語文學的研究和教學空間，同時更進一步提出「去中國中心」的研究方法，連結法語語系、英語語系這些西方學界的重要理論。但是，楊牧的台灣文學創作卻提示我們進一步檢討「華語語系文學」理論裡有關「漢語」、「漢文文學傳統」這兩個核心

議題。楊牧主張以精準優美的漢字創作，調度中國文學傳統資源的台灣文學創作觀，不僅重新定義台灣文學與漢文、漢文化的關係，也叩問漢文書寫對台灣文學創作和其他華語文學的深層意涵。就「世界文學」而言，楊牧示範了「作為世界文學的台灣文學」如何在「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所關注的身分認同政治之外，開拓台灣文學的研究議題，以及與非漢文文學社群連結的空間。步入二十一世紀，把文學放在超越國家文學和地理疆界的視野來研究與推展，乃重要課題。本文對於目前三個重要的跨文學理論與框架的梳理，希望有助於台灣文學研究者探討史書美所謂的「把台灣放回世界」的研究方法與相關課題。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一、專書：

- 王威智編，《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台中：書林出版公司，1999年）。
- 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台北：唐山，2004年）。
-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 古遠清，《從陸臺港到世界華文文學》（台北：新銳文創，2012年）。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年）。
-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年）。
- 劉登翰，《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
- 劉俊，《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劉小新，《對話與闡釋：劉小新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
- 楊牧，《人文蹤跡》（台北：洪範書店，2005年）。
-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
- 張隆溪，《從比較文學到世界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張曉威、張錦忠編，《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台灣與星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台北：聯經，2018年）。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語系〉，《中國現代文學》第4期（2013年12月），頁1-18。

王金城，〈命名、中心與邊緣——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幾點思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2015年9月），頁5-9。

周寧，〈走向一體化的世界華文文學〉，《東南學術》第2期（2004年6月），頁155-156。

奚密，〈楊牧：台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台灣文學學報》第17期（2010年12月），頁1-26。

詹閱旭，〈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年3月），頁25-62。

劉小新、朱立立，〈海外華人文學與「承認的政治」〉，《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8年7月），頁45-57。

劉登翰、劉小新，〈對象·理論·學術平台——關於華文文學研究“學術升級”的思考〉，《廣東社會科學》第1期（2004年7月），頁17-23。

劉登翰、劉小新，〈關於華文文學幾個基礎性概念的學術清理〉，《文學評論》第4期（2004年9月），頁149-155。

劉登翰、劉小新，〈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東南學術》第6期（2004年7月），頁70-79。

劉登翰、劉小新，〈文化詩學與華文文學批評——關於「華人文化詩學」的構想〉，《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5年7月），頁64-78。

(二) 研討會論文：

曾珍珍，〈從神話構思到歷史銘刻：讀楊牧以現代陳黎以後現代詩筆書寫立霧溪〉，收於《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0年），頁31-51。

英文書目

一、專書與專書論文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asanova, Pascale, M. B. DeBevoise tran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mrosch, David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 2014).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enton, Kirk A. ed.,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Tsu, Jing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Netherlands: Brill, 2010).
- Wong, Lisa, *Rays of the Searching Sun: The Transcultural Poetics of Yang Mu* (Belgium: P.I.E. Peter Lang S.A., 2009).
- Yang, Mu, Lawrence R. Smith and Michelle Yeh trans.,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 Poems of Yang Mu*(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Yeh, Michelle,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Columbia Univ Press, 2001).
- Yeh, Michelle, *No Trace of the Gardner: Poems of Yang Mu*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二、期刊論文

- Cheah, Pheng, "World against Globe: Toward a Normativ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5, no. 3(2014), pp. 303-329.
- Chiu, Kuei-fen, "Cosmopolitanism and Indigenism: The Use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in an Age of Flow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4, no. 1(2013), pp. 159-178.
- Chiu, Kuei-fen, "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from the Literary Periphery: Four Taiwanese Model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30, no. 1(2018), pp. 13-41.
- Damrosch, David,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literary Ag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4, no. 2(2013), pp. 151-170.

- Liu, Hongtao, "Chinese Literature's Route to World Literature" in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7, no.1(2015). Accessed March 29, 2019. <https://doi.org/10.7771/1481-4374.2625>
- Petrey, Sandy, "Language Charged with Meaning", *Yale French Studies*, no. 103(2003), pp. 133-145.
- Shih, Shu-mei, "Globalization and Taiwan's (In)significanc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6, no. 2(2003), pp. 143-153.
-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vol. 119, no. 1(2004), pp. 16-30.
- Shih, Shu-mei, "World Studies and Relational Comparison", *PMLA*, vol. 130, no. 2(2015), pp. 430-438.
- Wang, Ning,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43, no. 3(2016), pp. 380-392.
- Zhang, Yingjin, "Mapping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7, no. 1(2015).

